

# 探索大一年之旅：國際眼中的臺灣

彭心儀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助理研究員、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XPlorer 探索者計畫）共同主持人



## 壹、前言

踏入大學校門，大學新生便展開一段充滿挑戰與成長的旅程，這段經驗被稱為大學新生的「第一年經驗」（First-Year Experience）或簡稱「大一年」。「大一年」是一場從根源改革大學教育的全球性運動，在全球各國已持續推動逾50年。在大一年，大學以全人發展且刻意設計的學習與活動方案，支持學生順利度過學術、心理與人際關係交織的轉銜時期，並奠定未來學術與職涯的基礎。

大一年運動源自1970年5月，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校園發生一場反戰與爭取權益的學生暴動後，校長湯瑪士·瓊斯（Thomas Jones）提出開設新生入門課程（gateway course，在該校稱為University 101），由約翰·嘉德納（John N. Gardner）負責統籌發展全校性的新生入門課程，強調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是營造一個「安全、有歸屬感」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全面與多元發展，成為一個未來公民。經過一年多的實驗，新生入門課程成功證明其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a sense of belonging）、學習持續性（persistence）及在學率（retention），更改善師生與學校間的關係。

南卡羅萊納大學的成功經驗與推動模式迅速吸引其他大學的關注，促使Gardner團隊在1982年籌辦首屆大一年研討會，全美共有175位教育工作者參與，共同探討新生入門課程的設計和實踐原則，並初步規劃驗證課程成效的方案。此後，該團隊納入更多利害關係人觀點，強調校際資源整合和跨部門合作；年會宗旨除了定期評估和更新支援策略，還透過實證研究，全面理解學生在轉銜期間的挑戰，以發展更有效的支援措施。1986年，Gardner成立全國大一年經驗與學生轉銜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以下簡稱全國資源中心），以專業組織推動新生課程研發與推廣。1989年，該中心發行以大一生轉銜為主題的學術期刊，持續凝聚全國大一年教育工作者的實踐與研究能量。此後，全國資源中心不斷拓展相關政策、研究和實踐範疇，並成為推動全球大一年教育最具實務影響力的資源平臺。

由全國資源中心舉辦的第43屆美國大

\* 通訊作者：彭心儀

E-mail: hy.peng@mx.nthu.edu.tw

一年年會（The 43rd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是全球最具實務影響力的大一年會議。第43屆年會於2024年2月18日至21日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舉辦，為2019年新冠疫情後，首度恢復實體舉辦，約有二千多位來自全美47州與加拿大、南非、埃及、韓國、日本與臺灣等六國代表參與，會議四大主題為：大一年方案發展與改善、教學與學習策略、學生支持與服務、社群參與及多元性等。

臺灣過去數十年的大一年研究與實務，大致與多元入學制度、通識教育、學務專業化、校務研究與招生專業化相關（吳明錡、彭心儀，2023）。隨著新課綱實施、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科技快速發展、少子女化與社會環境變遷，大一年也增添許多變數，尤其以人文與社會科學（以下簡稱人社）領域更為嚴峻。如何引導人社領域積極轉型，在大一年起發展學生的學習與人生意義感，培育具有核心素養、自主探索及解決問題能力的跨域人才，將成為關鍵。

教育部在過去20年間，曾推出許多與高教人社領域相關的競爭型補助計畫，試圖推動人社領域進行跨域創新或學習制度的轉型，而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XPlorer探索者計畫）尤為關注大一年，計畫宗旨為「引導大學校院銜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協助學生自高中至大學的適應、定向，並透過新生課程、舊課翻新與規劃未來學習藍圖，培養學生具備運用科技工具進行自主探索，讓學生在大學關鍵的第一年即能明確理解學習的意義感，建立學生對校系的歸屬感，並奠定日後素養學習的基礎」

（教育部，2023）。該計畫自2022年2月至2026年1月為期4年並分兩期執行，每期約2年。第一期有11所計畫執行學校，分為學校層級和學院層級兩類；第二期包括18所學校，分成三類：學校層級跨單位合作計畫（A類）、學院層級學院創新計畫（B類），以及延續第一期的校內外創新擴散計畫（C類）。

筆者藉由參加美國大一年年會，發表個案研究，並參與會議前的工作坊、專題演講、海報展示和廠商展覽等，全面理解國外最新的研究和實踐趨勢。以XPlorer探索者計畫第一期學校——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為個案，說明該學院在少子女化和生成式AI影響下，如何以「外語+X」模式納入AI與跨文化學習，翻新低年級語文必修課程的教學目標、教材教法與評量方式等，且營造師生支援網絡，銜接新課綱所培育的素養導向學習者。會後也持續與國際學者群組討論，發現各國在定義問題、推動策略和面臨挑戰的異同。本文擬將臺灣經驗置於全球脈絡下進行討論，為臺灣未來參與全球大一年教育提供更多可能性。以下將從「國際眼中的臺灣經驗」、「國際趨勢與關鍵議題」、「後續連結與行動」三大面向分享本次跨國交流的觀察。

## 貳、國際眼中的臺灣經驗： 民主、教育創新與科技的融合

在國際舞臺上，臺灣的民主政治對亞洲和全球有其重要意義。首先，臺灣以「民主」與「矽島臺灣」（Silicon Island）的產業實力形象深植人心。在矽島

形象中，台積電（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是跨國高科技產業的典範，其成功要素包括優秀人才培育、創新營運模式和穩定的民主制度等，證明在民主制度下保持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近年來，在各國將多數資源投注在資訊科技領域之際，臺灣在XPlover探索者計畫中，將國家資源投入於人社領域的學習創新，這一策略讓國際學者感到驚訝，代表臺灣並未忽視全面的學術發展，在強調科技進步的同時，仍保留人社的深度研究。

在年會後的2個月，Gardner受邀以錄影方式參與XPlover探索者計畫啟動營，他在影片中強調全球大一年組織正努力讓大一年經驗成為基本人權（basic human rights），大學教育的意義在於培育未來公民，大學應以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與身心平衡，教導學生喜愛在大學學習、喜愛成為一名大學生為前提，讓大一年經驗作為在臺灣進入成人生活的準備期：

高等教育在貴國和我國均扮演推動民主和準備未來公民的角色……在我們試圖培養未來公民之際……我希望各位師長能教導並為學生示範，如何熱愛在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如何熱愛作為一名大學生，以及如何以這種方式為在臺灣的成年生活做好準備。

同時，他認為XPlover探索者計畫是全球第一個以國家力量推動大一年、也是第一個從人社領域關注大一年的國家型計畫，將能為臺灣的學生提供全面發展機

會，其發展脈絡和獨特的亞洲文化經驗，將能彰顯臺灣在國際大一年教育中的獨特價值。

這是我見過的全球第一個針對大一學生推出的國家型計畫……你們（探索者計畫）也是唯一一個專注於推動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大一年經驗計畫。

## 參、國際趨勢與關鍵議題

本文從全球視角出發，比較分析各國大一年的發展脈絡與關心議題，旨在深入理解並解決臺灣學生面臨的相似問題，如高等教育普及化、就學人口變化、對學生成功（student success）與成功轉銜的定義、學生歸屬感、學習持續性或多元性等，與全球各國共同探索更有效的支援措施和政策方向，將有助於精進臺灣的實務工作。表1說明美國以外的歐洲（葡萄牙、英國）、南非、澳洲、加拿大等國的大一年現況、挑戰與因應策略。

上述國家的大一年措施，宗旨皆為提高學生成功轉銜，為臺灣提供以下三個關鍵啟示：

一、多元化支持與公平包容：各國皆強調提供多元化的支持方案，針對不同類型學生的需求設計學習社群、導師輔導和教學輔導等高影響力教育實踐措施，並注重對弱勢群體的公平包容，讓每位新生皆能獲得平等的學習機會。

表1 歐洲（葡萄牙、英國）、南非、澳洲、加拿大等國的大一年現況、挑戰與因應策略

國家	大一年現況	挑戰	因應策略
葡萄牙	自1974年結束獨裁統治後，高等教育註冊人數從1940年的9,321人增至2023年的446,000人，反映民主化和教育普及化的顯著進步。	弱勢群體（社經地位、特殊需求、外國學生）的退學率較高；學生成功的平等現象普遍存在。	政府撥款二千萬歐元，支持教育機構改革，提升大一學生的學業成就。
英國	為了追蹤大一新生在校時的想法和特質，近期聚焦在入學前的研究調查，例如通勤模式等。	蘇格蘭和英格蘭在監管和質量提升上存在差異，前者強調規範監管，後者更注重提升質量。	根據學生需求，提供更全面的轉銜支持，包括諮詢、導師輔導、同儕教育和全面的入學引導。
南非	過去10年間，在南非大一年全國資源中心倡議下，支持學生成功已成為國家所重視的議題，例如：每年的5月1日至31日是推動「大一年」的專屬月分，南非大一年全國資源中心呼籲所有大學透過各種活動和宣傳凝聚共識，增強社會各界對大學新生面臨挑戰的認識和理解，強調新生需要獲得積極而全面的支持。研究數據顯示，大一升大二的在學率有小幅提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政府資助的Siyaphumelela計畫（意為「We succeed」）與學生實際需求不完全一致。</li> <li>2. 國家支援學生的財政援助計畫（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id Scheme）旨在支援有經濟困難且值得支援的學生，但面臨管理不善的問題，導致學生和家長在學期初面臨多重困境。</li> <li>3. 資源中心為大一年倡議與研究單位，並非學生事務執行單位，其角色受到限制，也發現在教育機構的學生支持服務執行力不足。</li> </ol>	縮短政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凝聚共識並增強教育機構支持大一學生的執行力。
澳洲	國內學生入學率下降，學生選擇就讀大學的人數減少，科技快速發展（尤其是人工智慧科技）改變學生的期望與經驗。	國際學生簽證持續延誤，影響學生的入學決定；經濟壓力和對教學模式及可及性的偏好變化（shifts preferences regarding modes of delivery and accessibility），增加教育工作者的複雜性。	教育機構應適應科技導向的學習環境。主政者專注於資源保護，而非僅監管大學，將有助於推動教育改革和提升教育品質。
加拿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高等教育為省級管轄，難以統一推動政策。</li> <li>2. 大多數學生以通勤為主，導致新生經驗有顯著差異。</li> </ol>	高影響力教育實踐措施（high-impact practices）為各校自主規劃與執行，具有成效卻難以規模化。	提供學習社群計畫、大一年研究體驗、輔導教學、原住民課程、研討會和探究／問題導向學習等多樣活動，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開放態度，由各大學據其特色與能量提供豐富的服務、支持和項目，但只有少數學生充分利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政策實施與系統性變革：各國的推動模式不同，澳洲、南非等國認為政策實踐需結合適當的監管策略，推動系統性變革以有效運用教育資源，強化

政策執行效力並優化重點推動項目。加拿大以去中心化方式，由各大學自主推動大一年方案，雖較難規模化，但可結合各校能量與特色，提供不同

層次的學生支持。

- 三、品質提升與追蹤評估：英國強調大一年品質提升的重要性，注重大一年教學品質改進，同時在監管中保持靈活性，並建立持續追蹤與評估的反饋機制，以改進新生支持政策。

## 肆、後續連結與行動

Gardner 與來自10個國家的24位專業人士共同創立了一個名為「全球學生成功論壇」（Global Forum for Student Success）的新計畫，預計於2024年7月前公布。此論壇是一個開放且免費的學術資源平臺，提供免費虛擬資源，讓來自全球的教育者、學者及學生能夠形成共學社群，將有助於豐富臺灣學生的學習體驗，擴展國際視野。該平臺不僅鼓勵專家們貢獻他們的智慧，同時也支持使用者自由取用各種資源以應對個人的學習和教學需求。該目標是加強全球學術界的合作交流，打造一個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促進全球學生的成功與成長。

此外，XPlorer探索者計畫辦公室正與論壇成員研擬全國性大一年調查研究（landscape survey），深入瞭解我國高等教育系統在大一年新生課程的實際運作、組織結構與規模以及人力資源配置，記錄臺灣高等教育大一年的歷史軌跡。除了行政措施調查，更將納入教師與學生意見，期望能忠實呈現各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挑戰，促進政策和實務的有效對接。

## 伍、結語

在臺灣推動大一年的目標與願景以及未來的展望方面，可思考以下三個推動面向：

- 一、多樣化的支持措施與全人發展：針對不同類型學生提供多元支持方案，從學習社群、導師輔導到專項輔導教學等，協助學生順利過渡到大學生活並全面發展。臺灣在少子女化和大學招生名額未大幅減少狀態下，入學學生的差異性增加，臺灣可參考美國和各國針對差異化與個別化學習的經驗，強調完善第一年轉銜定向，建立學生對學習與人生的意義感並融入大學生活。
- 二、政策推動與教育公平性：確保政策與實踐之間的緊密連結，提供更有效的服務，並強調對弱勢群體的公平支持。這需要強化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並注重政策的執行成效。
- 三、全球視野與連結：美國、南非與澳洲成立全國性專門組織，專責統整、倡議和定期累積各類利害關係人的集體解題機制（彭心儀，2024），形成一個有效支援學生轉銜的系統。Gardner 團隊透過全球學生成功論壇等國際資源平臺，深化全球教育者間的合作，持續追蹤和評估新生支持措施的成效，進一步完善政策和實務的對接，可提供臺灣大一年相關單位與各大學參考。

- 吳明錡、彭心儀（2023）。探索與重塑：大一年研究之文獻計量分析。《通識教育學刊》，31，35-76。doi:10.6360/TJGE.202306\_(31).0002
- 教育部（2023）。XPlorer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2024年7月1日，擷取自 <https://uxplorer21.wixsite.com/uxplorer>
- 彭心儀（2024）。探索與重塑大一年：從國外實證到臺灣實踐。《教育研究月刊》，361，109-122。